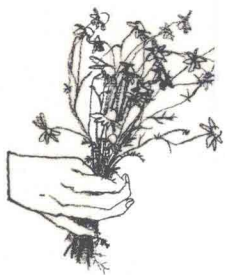


葛原与春时



Ge Yuan and Chun Shi



苏枕书 / 著



葛原与春时

苏枕书 / 著

Ge Yuan and Chun Shi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原与春时 / 苏枕书著.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浮世绘)

ISBN 978-7-302-33694-5



I.①葛... II.①苏...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9352号

责任编辑: 宋丹青

封面设计: 樊 瑶

责任校对: 王荣静

责任印制: 杨 艳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 100084

社总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45mm×210mm 印 张: 10.625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折枝花满衣

3	陆桥旧事
40	陆桥
63	像鲑鱼一样旅行
84	私奔记
102	病人
108	夜航船
127	迷宫
143	无声戏
160	老去相逢

第二部分 杏花疏影里

185	鹧鸪天
205	谨娘
220	阿稚的书信

第三部分 只在此山中

237	·····	从未存在的恋人
257	·····	日月于征
275	·····	黑盒子
293	·····	葛原与春时
309	·····	教授之死

第一部分
折枝花满衣

陆桥旧事

—

和陆桥镇过去许多个秋天一样，这年九月的天空还是透蓝如湖水。

陆桥中学教师大院的廊柱下牵着长绳，晾满被子和衣物。午后阳光将棉絮晒得蓬松轻软。我醒了很久吧？却贪恋空气里暖洋洋的香气，微微闭眼装睡，直到妈妈过来摇我：“起来啦。一起包书皮。”我才瞌睡迷蒙地从被窝里钻出来。

明天就要开学，大院里十分热闹。图书馆馆长周老师端来一碗猪油核桃芝麻丸：“陈老师呀，我才给我家小满做的，益智补脑。给陆商也尝尝。”

妈妈连忙放下手里的挂历纸过去道谢。环顾四周没有什么回礼，十分不好意思。周老师却不在意，她更热衷的是向妈妈传授猪油核桃芝麻丸的做法。

“……用小研钵把核桃仁和芝麻细细捣烂，调在猪油里面，捏成丸……”

妈妈拿张纸一句一句记录，不住点头。

等周老师一走，这张纸就不知道搁哪里去了。

桌上空醋瓶内折来一束桂枝，花苞宛如小米粒躲在叶子里，我一面看妈妈裁纸，一面探头嗅花枝，花虽然未开，我却总觉得能闻见香气。桂花的香气，是我总也闻不够的。向晚的夕阳映着软布窗帘，我把妈妈包好的课本摆齐，妈妈则起身淘米。

这时有两位提着行李的女孩儿绕过荷花池，欠身穿过晾满各色被单衣物的长绳，向大院走来。水台洗菜和廊下收被子的老师们都纷纷看定她们。还是周老师最先发话：“是新来的小姚和小魏吧？快来快来，你们宿舍在这边——”

其中一位肤色略黑的姑娘笑朗朗道：“谢谢老师！”我家隔壁原先住的是政治老师龚照，上学期他被送到疗养院，至今都没有回来的意思。如此这间宿舍理所应当给新来的老师住。大家都放了手里的活儿去帮着收拾宿舍，扫尘，架床，搬桌子，挂窗帘，以绝对的热情迎接两位姑娘。我也钻在人群里张望，探知方才同我们打招呼的叫姚春喜，沉默一些的叫魏夕。各方安置妥当，有人问：“你们吃饭怎么办？”有老师很快接口：“两个小姑娘吃食堂便当些。”妈妈

说：“还是有个煤气灶好，自己想吃什么煮什么。”总务处主任的妻子、掌管食堂诸事的张阿姨也笑吟吟打着毛衣过来：“这还不简单，龚老师当时用的煤气灶还在食堂收着，谁给搬过来一下？”

入秋之后天暗得早，看两位姑娘准备拆泡面口袋，周老师一把按下：“吃这个多不好！”说着端来自家新煮的米饭和一盆藕片：“这藕新鲜呢，门前池塘里挖的。”姚春喜快乐地惊叹：“是吗？这么嫩的藕！”妈妈也盛来冬瓜扇骨汤，并送了一罐酱瓜毛豆。

我很乐意和这两位姑娘做邻居，从前的龚照多无趣啊。想到肤色苍白、头发蓬乱的龚照，不由皱眉，他总是读着别人闻所未闻的书籍，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提捺按顿，用几近梦呓的温柔腔调上课，浑然不管讲桌下的同学早乱开锅。难怪大家都说他是疯子，早该进疗养院。

我即将是陆桥中学的初一学生。这个暑假没少忙碌，分班，拜见老师，努力做出大孩子的懂事模样。不过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彼此都熟悉稟性，我有一肚子掌故可说。譬如周老师是上海知青，嫁到陆桥多年仍然开口闭口阿拉上海人。譬如教历史的吴澄老师一直没有孩子，吴师母多病，信基督，逢人就要絮絮叨叨喊姊妹兄弟。有人打趣，神不是万能的么，怎么不给你们赐个孩子？看来神不如送子观音灵。吴师母虚胖的脸骤然一白，仿佛受到极大的亵渎，颤声重复，基督爱世人，基督爱世人。当然吴澄后来还是从外地收养了一个女儿。吴师母找到当初对神质疑的人道，你看，如今神赐我

女儿。旁人打着哈哈，转身便笑，还不是花钱买来的！又譬如教务主任郁明德是前任教务主任葛兰的上门女婿，葛兰那白净骄傲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儿朱琴从师范毕业后到陆桥中学教地理，彼时郁明德还是代课教师，不知用怎样的虔诚赢得朱琴芳心，不久入赘，从此转正升迁之速令人讶异。妈妈偶尔却有不屑：“朱琴的内衣裤都是他洗，葛兰的马桶也是他倒。”确实，早几年郁明德是大院起得最早的，水台边永远都有他埋头苦干奋力洗涮的身影。我却不以为然：“将来也要找个给我洗内衣裤、给你倒马桶的！”妈妈大笑搔我：“胡说八道。”妈妈班上的学生最喜欢听我讲八卦，我虽记着妈妈“莫论是非”的警告，却不舍得拒绝那些哥哥姐姐买来的零食。当然，老师们也知道我家的掌故。父母离异。父亲在外不归，另有家室。陆桥镇的爷爷奶奶仍留着房子给我们，但我们绝少居住，唯是回去探望而已。

晚饭之后，妈妈备课，我噙着方才姚春喜所赠的橙味硬糖，翻看新课本。夜风扑嗒扑嗒叩着一截竹帘，布帘忽而涨满风，忽而轻轻吸附在窗棂上，似乎有薄薄月色照见，又或者仅是别家的灯火。

妈妈说，你早点睡。

我躺下去数了半天羊，又把头钻出蚊帐：“妈妈也睡。”

她虽骂我缠人，却还是洗漱上床，只亮一盏小台灯，侧躺着看书，我抱住她，只觉天地一静，连桂蕊初绽的微响都听得见。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在灯光里入睡。我讨厌这么黑的夜。

二

下雨了。中午下课直奔回家，从教学楼的走廊冲入大院走廊，迎面是持伞而来的周老师，她抚胸慢叹：“啊呀呀陆商你跑慢点，我魂都给你吓飞特了！”娇滴滴颇可爱，不同于陆桥中学其他任何一位老师，像个小姑娘。

“魂还在的呀。”我作了个观察的表情，又调皮笑道。

很远就闻见黏笃笃浸着雨气的肉香，是妈妈在煮肉。小锅文火炖出的红烧肉比食堂的更细嫩鲜美。妈妈日常课多，难得自己下厨，吃这一顿真好比过节，而又得关起门来悄悄吃。大院孩子太多，闻见肉香都会呼啦跑来，顽劣如化学老师梅扬的儿子川川，会高声喊：“陈老师，我要吃肉！”这时除了赶快盛肉给他以免招来更多孩子，就只有暗自不满而已。羞涩如小卖部于阿姨的儿子小健，会抓着门框静静看我们，不留他吃饭是不好的，毕竟我也经常能得到于阿姨所惠的酸梅粉、无花果、冰镇汽水。那时大院谁家舍得经常买肉吃呢。除了张阿姨并麾下几位师傅被食堂油水养得红光满面外，陆桥中学的老师们大多俭省清瘦。

我推门，妈妈正开锅尝味，竹筷头搅搅肉，蘸点汤水，吮一吮，又舀一小勺给我尝：“要不要再加盐了？”

我鉴定：“已经很好，可以出锅啦！”

妈妈却慢条斯理盖上锅子：“再炖炖烂。”我围灶转悠，可谓煎熬。妈妈丢我一本杂志命我耐心静待，我相当坐不住：“肉可以煮笋、煮百叶结、煮扁豆、煮芋头……”妈妈说：“明天买点芋头，正当季。”

望穿秋水的糖醋红烧肉总算到了火候。一碗给周老师，一碗给隔壁两位新老师，最后是我们吃。周老师称谢：“陈老师的肉煮得真好，韧结结，香喷喷。阿拉姆妈以前做红烧肉，不用砂糖用冰糖，不加清水加高汤，真是没话说的。陈老师下次试试？”姚春喜先是坚辞不受，说陈老师太照顾了，留给陆商吃吧。寡言的魏夕也含笑道：“是啊，我们不好意思的。”最后我收下魏夕递来的一袋茯苓饼她们才肯接碗。

好大一袋茯苓饼，我提在手里很是踟蹰。妈妈也说：“陆商要一块就够了。”

魏夕低眉笑：“都拿去吧，我还有。”

姚春喜扶住魏夕肩膀闪闪眼：“人家常有的收到呢。”

不久我便知道，魏夕的男朋友是北京人。渐渐这也成为老师们的新话题。

“唔？北京人啊，蛮好。只不过眼下一南一北，人家北京人总不会跑到陆桥来生活吧。”

“我看小魏老师不简单，早晚要去北京的。”

“她这么大能耐，怎么不一开始就调到北京，费周折到陆桥来干吗。”

“哎，小魏家是哪里的？”

“不就是青绵镇的吗，爷娘做竹席生意，逢期还要到陆桥来卖的。”

“我看她还是嫁个本地人最妥当。出身普通工作也普通，嫁到北京怎么过，在婆家要受气的呀。”

“她工作都落到这里了，难道还想再往北京跑？难。”

一言一语的时候忽见魏夕抱一叠教案从窗边走过。她朝窗内一望，老师们也在看她，情状近于尴尬。有人准备同她打招呼，却发现她已离开。梅扬扶扶眼镜，手里圆珠笔转得飞快，压低声音问：“她应该没听见吧？”“听见又怎么样。”朱琴仰头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镜片从手里举着的地图上端斜出来，“又没说她坏话。”

雨忽停忽止淅淅沥沥落了许多天，陆桥潮气弥漫，苔痕深染。操场有积水，主课老师们非常积极，一齐瓜分体育课，学生们哀怨无比，或叹或骂。数学老师发怒：“累死累活为你们好，我又不多拿一分钱！”

雨水醉醺醺笼着陆桥，那滃然香气应该来自桂花和玉簪。衣服一直晾不干，湿答答粘住肌肤。教室窗台挤满雨靴，窗边门角挂着的雨衣湿淋淋滴水，玻璃上蒙了一层雾气，里面的看外面不真切，外面的看里面也朦胧。黑板因为潮气显得愈黑，我揉揉轻微近视的眼，发觉粉笔字稍稍清晰了。已经是一天的最后一课，同桌顾冬华——我们喊她“冬瓜”——趴在桌子上抄歌词，“爱是愉快是难过是陶醉是情绪或在日后视作传奇，爱是盟约是习惯是时间是白发也叫你我乍惊乍喜”，是当时火极了的粤语歌，谁都会嘟嘟啾啾哼唱。我在做语文练习册，“冬瓜”抄完歌词问：“练习册写好没有？借我看看。”我下笔飞快：“马上。”“冬瓜”不满：“要是在三班就好了。”我们班的语文老师笃信题海战术：“做，就是要做！熟，才能生巧。”开学第一天命语文课代表把大家的练习册答案统统撕掉、回收、销毁。魏夕是三班的语文老师，极少布置作业，课上也不怎么看教案。妈妈私下说，好在你没分到三班，新老师经验毕竟不足。

“哎哎，三班的魏老师——”“冬瓜”小声指窗外，“这种天她还穿裙子，冷不冷啊，不过真好看。”

透过“冬瓜”擦出的一小片干净玻璃，我们看见黑裙白肤的魏夕，头颈微微昂出骄傲的弧度，唇边衔着欢喜，捧着一叠来自北京的信件，像一只鹤，轻轻掠过陆桥中学逼仄的长廊。

我告诉“冬瓜”，上次一起吃的茯苓饼也是从北京来的。

“冬瓜”由衷赞叹，真好。我最远只去过宁波，我姐姐嫁在那里。

我抿抿嘴巴，北京我是去过的。但还是小时候，父母没有分开，父亲带我们出去玩，留下很多以宫墙、碧瓦、汉白玉石阶为背景的照片。这些照片后来陆续在母亲的痛苦、父亲的愤怒中被撕毁。

下课前班主任过来布置作业。有人嘀咕：“不是上午布置了嘛。”班主任斯钧咳了一声：“你们嫌作业多？”

“嗯！”大部分人抗议。

“谁再嫌多我再布置。”他拉下脸，把一叠卷子扣在讲台上。我们噤声不语，小心地透过书堆窥探他因为生气而不住翕张的鼻翼。

潮湿的空气又混入试卷纸的油墨气味，我拈起试卷角，唯恐把新鲜油印的纸张弄花。铃声响了，和“冬瓜”道别后施施然回大院。在走廊里恰碰到妈妈，踮足在她耳边小声汇报：“今天斯老师吃了火药！布置了一堆数学作业。”妈妈说：“谁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有个学生在罚站，你先回去拿饭盆。”

天愈发凉了，刚坐到木头澡盆里，皮肤即激出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妈妈一面加水一面催促我别磨蹭。檐头雨声婆婆，锅里的粥是用食堂的米饭煮的，食堂锅炉蒸的百家米很硬，加开水再煮一遍，米粒才舒展开来，咕嘟咕嘟膨胀出软糯的香气，用酱黄瓜或生姜芋

头过了吃就很好。

妈妈到办公室备课，我也跟着去。才踏进门就见姚春喜笑咪咪抓来一捧栗子：“还蛮甜的，趁热吃。”办公室的老师都在吃栗子，并讨论如何才能剥出完整的一颗。梅扬把栗子囫囵放入齿间咬，却似乎总不得要领，栗肉簌簌掉落在面前的课本上。努力了几次不成，她干脆直接挤扁栗壳，尖着嘴去吸栗肉。朱琴皱眉笑：“晦气，梅老师你真会糟蹋东西。”梅扬苦着脸：“我一向不会剥栗子，剥西瓜子啊吃泥螺啊都不在行。”朱琴拈起一枚，她大概觉得用牙咬太不雅观，就发力用指甲剥栗子顶端的尖处，可惜并不如意。这时姚春喜示范说：“先在栗子肚子上用指甲掐出来一个口子，再用拇指食指捏住栗子左右用力一掐——”果然，完整饱满的一颗出现了。大家“哗”一声赞美：“小姚真是厉害。”朱琴点头笑：“授人以渔。”说着纷纷掐栗子。姚春喜把那颗剥好的栗子送到我嘴边：“给小妹妹吃。”

“好哇，你们躲起来在吃什么好东西？”门边踱来的是快要退休的副校长。

“胡校长啊，快来快来，小姚请我们吃栗子。”朱琴声音很大，伴着栗壳迸裂的脆响。

胡校长慢悠悠举步，原先插在靛蓝春秋衫衣兜里的双手也拿出来握在一起，脸上的纹褶随笑容的打开而渐渐纵深：“小姚啊，蛮好。这时候正当吃栗子呀。我也来尝两个。”话头未完姚春喜已把手里剥